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六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如以言不言餂人之類皆可恥也若是穿窬等事衆人皆知恥之何必士

今之從政者何如不說出某人某人來聖人便痛斥之

不然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答語須更藴藉子貢此等問亦是機警處如伯夷叔齊何人也問得尤妙

鄭注檀弓噫不寤之聲是歎其不曉寤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而夫子曰噫者亦以子貢此問為非所當及故發歎以警動之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夫子即得中行狂狷亦未嘗棄也既無中行屬望於狂狷尤深

註謹厚之人是真實謹厚者非指鄉愿也如高柴一輩
人畢竟靠他不起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鄉人非謂村俗無識之細人貴賤賢愚皆在內
須知此等是子貢會問處莫認是子貢所見真以皆好
皆惡為可也此類甚多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聖人之言徹乎上下士庶人一家之中亦有事有說專

主大臣言者偏甚矣

憲問恥章

弟子有問多矣獨此稱名疑此及下章原思所自記故下章無原思問曰文

克伐怨欲章

原思亦不是有意要藏匿此四者於隱微之中他只是做制防工夫覺此心已自做得主風恬浪息多少快活故遂謂之仁而不知根株未嘗拔去將終無以至於仁

之地也可以為難謂較之肆行者則此亦是難能之行非謂為仁本不難而憲自走了難路也原思之意亦未敢便道自已能不行蓋平生趣向功夫不出乎此故直云可以為仁矣然亦可見原思過於自信執德不弘之病故夫子直云仁吾不知以激而進之衆人之克伐怨欲多從利害上來學者之克伐怨欲往往夾雜義理中尤不可不察

子曰士而懷居章

此與恥惡衣惡食皆所謂隱微深痼之病人不及知而已自知之者也所謂士者非茍竊附儒林而已其人亦從事道德希慕聖賢而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能以帥氣隱隱然留意便安之地不能決然舍去是其志趣與庸俗無異故夫子譬之謂之懷者若女子之懷春動於中不形於外也若其人笑言啞啞動作營為不出乎飲食服舍精粗美惡之間了不懲悪則已顯然非士矣復何足以煩夫子之提撕哉此所云不足為士盖疑於足以

為士者也

安土者隨寓而安懐居是有所係戀心下割舍不得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管子曰賢人處亂世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避罰靜默以侔免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强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按論語危行言孫中庸默足以容意正如此此管子之言可謂得聖

賢之心者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勇者不必有仁此勇字尚是好底遇該做底事他也不畏縮如白刃可蹈之類疑於仁然儘有血氣之强做得來也轟烈未知其果出於仁也若是十分粗惡底勇則其無與於仁又何待言哉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章

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有功於生民甚大他只是盡其職

分之所當為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不但不妄覬天位

而已此是何等樣德南宫以禹稷比孔子極是親切盖

孔子以布衣垂教萬世其勤倍於躬稼而其功尤有大

於禹稷者然孔子只是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天之心

必有所以獨厚之者此聖賢所深信而不疑而難以明

言也故不答其問而特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

莊子論風以衆小不勝為大勝者亦可以見天定勝人

之理後世暴桀之徒肆其毒虐而享有天物誠若無可誰何然其子孫得禍之烈有什伯於畀界者則天之所以為大勝者固自在也至其中不齊之故未易究推要皆小不勝之類耳以其小者疑其大者奚可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章

夫子所謂君子者必其心術正大光明一切垢汙並得掃除若子路等是也然而不仁猶有之此見仁道難全省克之功不可懈於一息若只是世俗稱為君子或但

以廉節高一時矯厲自好不為小人之行而已則其不仁尚多合仁者絶少亦何有矣夫之足言

非謂雖有不仁不害為君子正見此心須臾有間便是不仁為君子者豈可一息放下若小人則純是私欲無緣得他悔悟故絶之嚴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人固有愛而不知勞忠而不知誨者故云然使知愛而不勞適所以為不愛忠而不誨適所以為不忠正要天

下之愛忠為心者必出於此非謂天下之愛者忠者無不出於此也果是如此則何須聖人説得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處一化齊無富無貧何難何易豈不是邈與世絶聖人之言其卑如地正不喜將此等語言率爾教人盖卑者未至而遽語高玄則成空言而已又謂聖人俯同世情差其難易不知聖人最悉甘辛設身處地亦自覺其如此若不悉甘辛者則自是天上人何能於此塵界而為

導師者也

冉求之藝

周禮疏引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是才藝

今之成人者節

若今之成人幷做不來恐怕不是人了蓋今之成人人字便是對禽獸說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公明賈亦不是故意要裝點得十分好他看文子真箇是時言樂笑義取了自夫子聞之便見得時措之宜極是難到文子雖賢安得遂至此地位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公明賈一時撰得說話好夫子聽來便如精一執中一般此所以為聖人也

時然後言云云亦非公明賈虛造此言彼見文子言笑取皆無差忒便謂已能如此自夫子聞之則以為得時措之宜苟有一毫未至即不足當之故不敢輕信大抵

聖人與常人其心之精粗相去遠也

文子非不言笑取誠如賈言時然後言云云想賈亦非故為飾詞彼見文子之言笑取不似他人妄誕茍且不合人心惟覺非時不言非樂不笑非義不取洵有若是者而不知其論理之粗也自夫子聞之則謂非時措之宜不足當之亦猶子貢言博施濟衆而夫子則以為堯舜猶病耳聖人所見道理無不如此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後漢書注孔子曰晉文至不譎云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此言得之盖夫子論晉齊二霸以文為譎亦小管仲之器之意若非節取即彼哉彼哉置之不議可矣復何用指摘為觀下二章並美霸功而此開其先意亦顯矣先言晉文後舉齊桓者重在褒齊桓也係以下二章其意尤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夫子言民到於今猶受管仲之賜者自管仲佐齊定霸而晉文繼之中國有盟主累數百年皆由仲立得箇規模齊晉雖各自為國其事則猶一家也文中子書晉宋齊梁陳亡亦是此意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他胸中便打算一匡全局除了自家更無人能如此做若便死豈不可惜或曰仲何以知桓之必能聽從已以成功業倘或不從則節義功業兩喪豈不狼狽乎曰管仲所打算底却是卑近易行之説

他又不要其君正心誠意只要做富强得了齊國便自做得無論桓公苟非大不道之主箇箇做得箇箇肯做假如子糾為君管仲便輔子糾做此事所以能做者全在管仲手裏只要有箇君他便做出來也聖人深知其心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所做底是春秋世界第一事舍此皆不足為後來孔明所做的是漢末世界第一事舍此俱不足為故孔

明抱膝時自比管樂便自把心事說出來只是時人不喻其意

列子管仲與名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張湛注云糾襄公之次弟小白糾之次弟按糾長於桓諸書多可證程子之言所以垂訓爾

公叔文子之臣

儀禮私人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疏云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

任為之按家臣有二種一君所命一自謁除自謁除者若漢公府辟名矣由求之於季氏皆私人也公叔文子之臣僎亦當由公叔自除乃能薦之公朝故孔子美之

子路問事君章

注云犯非子路所難按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子路皆不能救正則似犯亦有不能者然觀其食輒之食而不知去則恐是以季氏此等之事為無害於義而不必諫也蓋子路之病只是於義理是非界限不甚分明而强不

知以為知故孔子教以勿欺而犯之勿欺也而犯之是教子路以勿欺為本而又須犯之非謂欺也而犯之則當戒也注言犯非子路所難然觀季氏伐顓臾子路亦竟默默則教之以能犯固亦不為贅也況聖人一言萬世人臣之道皆不能易又不止為子路一人而設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范臨引孔子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

憑譽以顯物為已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盖兩漢師儒徒以青紫為榮取譏來世不獨桓生然矣

今之學者志在欺世不管自己身心性命如何故業益勤而行益衰名愈隆而德愈病

學原是為己之事今之學者乃是借古人之學以濟其私非不務明道也而欲使人知其明道道之真能明於心與否不計也非不務進德也而欲使人知其成德德

之真能成於身與否不計也此所謂小人儒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伯玉使人於孔子非若今之僕隷厮養也大約是家臣耳家臣雖卑亦士君子之流非不可與之坐者但蘧孔為友此使分卑不敢當客禮孔子必與之坐者以客處之故曰敬其主以及其使非尊賤相懸不在禮貌之數特地破格與之為禮也與之坐而問焉記者之意原只重在問耳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不出位主一無適也所謂九思各專其一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於此見得至誠無息若有自足之心便是有息了

子貢言此特夫子之自道則然也有謂一聆無能之言如見聖人心體不覺直指曰夫子自道者非也

子貢方人章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聖人所望於學者如此而子

貢所好乃在品許人物校量高下用心向外學安得進故夫子深警之

子曰不逆詐章

不逆不億固是誠但謂誠以生明如中庸自誠明之說則非只是我無逆億之心而詐不信之來卒亦未嘗不先覺所以為賢其所以能先覺處自有居敬窮理工夫非只靠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夫子雖非專疾微生之固然微生之病正在固言此正所以教之故曰禮恭而言直如謂只是泛說不欲觸犯微生則豈所以為聖人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均是馬也稱彼為驥即驥字便是稱

或曰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德苟可以曲全其恩者必思所以致之只要無害於天下之公義是雖私而亦公也若不念舊恩一味

用直雖獲公方之名而意思已近於慘礉豈聖人之所取哉

以德報德苟可以用我之情而無害於義者未甞不極其厚所謂雖私亦公也可以厚而故薄之或假之以示無私是乃私之尤耳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聖人發歎之意全在子貢身上

子貢問何為莫知非謂人非不知子何以有此歎乃是

問所以莫知之實疑别有高妙玄遠不可得而窺測者
存

君子不謂命也正是不怨不尤實際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心即天也知我其天猶云我自知
我耳

子服景伯以告

檀弓子服伯子注云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鄭以
伯子即景伯又以賢者稱之觀其欲誅讒人又以季孫之

言來告心甚不服是其賢也

子曰賢者辟世章

救焚拯溺是聖人本懐然荷蕢一流聖人未嘗不心念其高滔滔皆是皇皇何之亦嘗發居夷浮海之思而終不忍决也此聖人所以為至仁然謂聖人略不動避世之念則又非也此章及下章講家多曲為之說只要說得聖人不肯隱耳然於當日之微情幽思不盡合也令人但知聖人决不肯隱耳然夫子自云無可無不可

若必不肯隱得非仍有可不可耶要之聖賢之心決無忘世之理若其身則有時而避世矣夫子生春秋自可不隱倘生祖龍之世當何如吾固知聖人之不可以一轍拘而此義令人或未之思也

深則厲淺則揭

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言志在於必濟然則荷蕢者引此二句似謂可已不已猶涉水者之志在必濟所以為硜硜也

如斯而已乎

如斯而已乎想是他看得敬字粗便道自家做得徹如先之勞之亦道自家承當得要做便做故請益至於不能久持之病聖人知之子路不自知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論語與先生並行謂差肩雁行非必齊肩而行乃為並行也肩隨者凡事之禮非童子所宜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軍旅未學便是辭行語然捄正之意自寓其中使靈公能悟則猶可以留也

愠非私愠為孔子而愠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為問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測彼只緣未透本原所以不能貫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章

子路不是為已慍為孔子而慍然即此便不能與聖人之心合一便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無為而治歎其以盛德當盛遇為振古僅事也紹堯得人非重華大知豈足當之不然堯何不以付丹朱使之無為而治乎

夫何為哉言無所為也非推求舜之所為者何事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是存誠工夫無間斷自然常在心目間不是向那立處在輿處尋覓

聖人懼子張雖知忠信篤敬之可行而猶以忠信篤敬為可襲而取也一念之誠不足以勝百念之偽百念之誠未免雜之以一念之偽自家信不及人便信不及畢竟有行不得處必且疑蠻貊可行之言虛而不實而不知存誠之功尚未至於立則見其云云吽不得忠信篤

敬安可望行故又告之以此

謂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詳衆人之言繁不盡然也且如子張問行告之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亦可謂盡矣又反覆儆誡謂不爾者州里且不能行則言加詳而意益切矣又言所以存此忠信篤敬之法必若立則見其參前在輿見其倚衡而後可此二言者雖賢人累百數十言其能至是否乎是則詳莫詳於聖人簡又莫簡於聖人也餘準此思之

子張書紳正見他實體聖訓不放慢處若必以默識為是書紳為非則湯之盤銘武之衣帶諸銘皆非聖人事矣

子曰直哉史魚章

史魚所以如矢者一念為君為國必達之而無回邪也後世有盡言拾過其心只從名節上起見者則已不直矣史魚之直寗俞之愚聖人所以與之惟其真爾

蘧伯玉仕衛何以謂之有道譬如冬日固是嚴寒亦自

有稍覺和煦之日便可出游然非春夏之和煦也

子貢問為仁章

諸子問仁俱不是問仁體俱是問求仁工夫猶云如何可至於仁當時必有說話故夫子各就其切要處告之若子貢問為仁則又不正問為仁猶云如何可以為仁當時亦必有說話故夫子但以為仁之資告之而為仁正項工夫如克復敬恕等則不之及蓋非子貢請問之本意故也

顔淵問為邦章

顔淵問為邦此語與道千乘之國相似聖賢不輕出大言如此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傳云此周之孟春按傳得之時未改朔史追書之也周以建子月為首春不特改月而已古詩玉衡指孟冬注以為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此言得之秦漢改時皆因於周豈有夏時冠周月之理舉此為兆餘可例推聞一知十不須瑣瑣也

良法善治必有從而壞亂之者所以壞亂之端必乘人主之心而入聖賢便把源頭塞斷了不待其壞亂而制於未然所以可久

堯命舜以允執厥中便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便說鄭聲淫佞人殆當極好時便知有極不好事而兢兢豫防此所以不至於極不好也日中則昃月滿必虧纔覺盛便有衰之理惟先事致戒此心常存敬慎則蠱壞之端無自而生矣聖人非徒畏禍

敗而然乃其心自是如此

鄭聲淫佞人殆涓涓不絶將成江河一星之火至於燎

原

嵇叔夜云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

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按鄭聲謂之

至妙細靡之極使聽之者揺蕩心魂變易骨髓非至妙

不至此也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韶之與鄭貞淫不

同其為美妙非他樂所得並臻政復同之衛音猶不及

鄭亦如濩武之不及韶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聖人何庸心哉奉天討而已夫蔽賢者逆天之甚者也

聖人自言誰毀誰譽或乃謂臧文仲非真竊位然則聖人有毀矣必欲以其字者與字出文仲之罪弄得是非都含糊豈聖人之意哉

遼蕭和卓疾蕭朴問之和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

竊位者也臨死更欲以其術傳於他人小人之可惡至是哉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註云熟思而審處之不必如再斯可矣之例初則曰如之何轉計之又曰如之何而已蓋思固以再為限至於心口商畧則多寡之數恐未有定也如某在斯某在斯豈亦定是二人也或三或五未

可知耳但立言之法如此足以見矣

此章與季文子章對看彼是欲其果斷此是戒其輕率旣精審又果斷處事之道盡矣

所謂熟思而審處者何也理也義也不是把私意去商量

董子引此文云羞問者聖人去之蓋剛愎自專不求助於人人固無從助之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亦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則柔闇不能果决雖無拒諫飾非之

惡與彼專愎者同為聖人所去也孟子言自暴自棄二人者之謂也

子曰羣居終日章

夫學安有窮也而虛之甚者顧泄泄然自以為有餘好與人羣游談竟日所談者大抵剝喪仁德增長浮薄之事也孔子歎之曰難矣哉蓋哀夫以是終其身而不知返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講家有各執一說而不思其理者此章三之字皆指義或以為當指事說辨者因博引先儒之說以駁之不知義所以制事本不相離言義則事在其中單言事則未見得有義在故須貼定義字或者之辨不亦徒勞矣乎孫以出之自是道理當如此纔覺心高氣硬即是發於私意雖所持者正為害多矣若夫遇事有不當孫者要之不為已甚是亦不害其為孫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言恕而不及忠者所以勿施於人非實盡己心不能也聖賢學問無不從人己相接處做工夫既有此身決無與人不交關之理自家而國而天下何處無人何處不當行之以恕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聖人之心欲與天下同善然好善惡惡是是非非乃人之本心不容蒙混者謂不得已而有非有惡則可謂不得已而有是非好惡則不可

毁一也有好稱人惡而至於已甚者有疾惡而發之太過不免為毀者譽一也有務欲悅人而以小美為大美者有愛之太過而不覺稱揚溢美者夫子所謂誰毀誰譽正謂夫疾惡愛善之太過者爾若夫好稱人惡務欲悅人則非小人之尤者必不出於此矣復何俟於自表暴其無乎然好善惡惡貴得其公正纔過便是私心便是不直豈聖人而有此也

聖人之所試決無差錯譽猶無譽也

風俗有盛衰而所謂秉彞好德者千古不變也今此之民即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吾所以不敢毁譽之也高允所謂恐負翟黑子故也者與聖人此言極相似今世説者多失其旨由不識聖人謙厚氣象爾

漢書文景贊引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云云言古今不易民而治深得聖人之意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後漢徐防疏云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按徐防此言甚為明了有馬借乘自是有亡相通之常雖頻不拒雖㪚不嫌唯其不見為異故為可美孔子所歎之時豈便絶無此事偶有之見為異而難得則人心之偷薄可知故有今亡之傷推此類蓋莫不然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

婦人之仁只是私愛所以亂大謀非謂欲成大事濟天

下不當以殘一夫之命為介意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豈是小不忍

子曰衆惡之章

尋常先説好次説惡獨此先説衆惡必察者衆惡之而不察則君子受誣尤不可不急加昭雪也於此識得聖人公平忠厚之本心不是安排計校而然

衆惡之其人果有是惡我固與衆同惡然苟有一節之善亦不得而沒之也此豈衆人所能須是無一毫私意

一以義理為權衡然後盡察之之道然後盡公惡公好之道

尋常皆言好惡此獨先衆惡於衆好者以衆人之私惡而使君子受誣比於衆好不當其不可不察尤為至急

此與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惡雖前知不容有毀之意相似厚之至也聖人非若他人必擬之而後言是雖未可定其必然學者要當以是存於胷中用以滌除殘刻之私可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若使謀道謀食了不相涉則謀道之君子不須以謀食疑之惟夫謀食莫如耕而餒在其中竟有時不得食也謀道莫如學而祿在其中可以兼得其食也然而君子之心則憂道不憂貧也曷嘗為祿而學乎不然則以道而謀食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耳其不流為小人之歸者幾希中二句全為末句一轉而設或於首句之下別生意解及謂學也祿在其中故憂道不憂貧者皆非

也

子曰知及之章

大學八條目與此一例如云意苟未誠畢竟是知之不至道理何嘗不是然只管追重在前面把後面看得太輕亦非正旨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甚於水火即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意

此章為民言故以利害之顯然者言之民字猶繫詞言

百姓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人無志於為君子諒亦不為何有於貞諒者介然自守而不變以為君子之道當如是也不知擇義不精執德不弘而一意堅固賊道也必矣豈所以為君子故別白言之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諒由聖人分別得名若彼身為諒者蓋不知其是諒而非貞也

曰不擇是非則諒者之所守蓋亦近是而疑於義者若

全非而無是則人知非君子矣又豈足置辨也

子曰有教無類

横渠云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按此二節與自行束脩以上及不憤不啓兩節相類編書者之意取其文意相足張子合而論之得其旨矣

有大道為公之志有誨人不倦之誠有因材造就之方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君子欲變化小人吾儒欲開導異端使其舍所學而從已有不可强者道不同不相為謀故也若彼自悔悟肯向我謀則何不可之有

子曰辭達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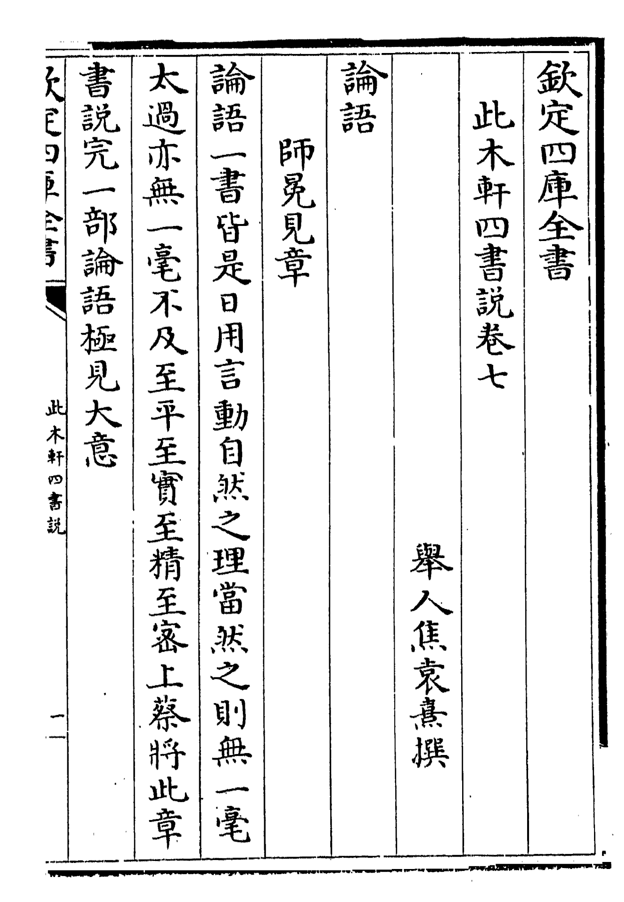
孔子所謂辭者謂夫有用而不可廢者也如春秋列國使命往來一言之間即關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豈空言而已乎辭不足以達意敗事之端乃在乎此故聖人特

立此言若夫諸子淫詖之辭得罪聖王定在誅絶之科其餘勦襲汎濫爲之不如其已者亦非聖人所屑教也孔子所謂辭者正謂辭命之屬其用有不可廢者耳若夫著一書名一家如諸子之流孔子未嘗教人爲之當時爲者亦少自非史氏蓋未嘗有所謂書也

達便是有用之辭不達便是無用之辭或曰蘇張說利害儘明快其亦有用乎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聖人豈爲蘇張一輩人說法哉彼所謂利口之覆邦家者

其意已全然不是何逹之足云

此木軒四書説卷六



此木軒四書說卷七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

師冕見章

論語一書皆是日用言動自然之理當然之則無一毫太過亦無一毫不及至平至實至精至密上蔡將此章書說完一部論語極見大意

與師言純是一段生意充之則天地位而萬物育不外是矣

言階言席言某某若以為周旋世故宜然即人欲之私也若以為禮如此不得不然則是循道之迹而遺其意非所以學聖人也聖人節節從惻怛中自然流出無不曲當即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有謂春秋之作夫子自託於庶人之議者非也夫子嘗

為大夫原不是庶人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子言政逮大夫四世矣自季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而四其實悼子之卒在武子之前欲見季氏相傳世數不得去悼言三也且桓子見執於家臣而政未失也故但言微矣

欒祁曰政在季氏三世杜註文子武子平子是政逮大夫不始武子也不數悼子者平子以孫繼祖悼早卒未

嘗執政故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對君之詞則稱孔子才難上有武王之言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此類固然矣乃若三友三樂三戒等章皆係以孔子此又何耶愚意必是門人之門人所記朱子謂下半部論語不如上半部當亦是所聞各有淺深而詞體亦前後不相似雖不盡然然吾說亦當存之

班氏謂杜鄴杜欽谷永近孔子所稱友多聞者譏其不

足於直諒雖多聞未足為益也故三益之友直諒必在多聞之先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學問功夫若只是生做覺得太苦切如何有益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人情易於畏阻果其真心愛好則性情自與之浹洽優游和豫其益無方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論語云樂道人之善愚以為善一也其人與事隱約不顯暴於世而實足以厚風俗感人心者尤不能不亟表

揚之又其人無他美行而一節可稱即忘其諸餘而樂道之士君子之用心固當如是也

天資高明的損得慢天資柔暗的損得快損得快的固是可憫損得慢者豈不可惜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聖人有說得極粗淺者如此章是也然無一句一字不切於身心依此數言老實做去工夫儘多非真粗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君子畏大人如中庸所稱王天下者德業兼隆固所當畏然孔子之意不專指此若必待此等大人然後畏之則君子終身但有天命聖言二畏而畏大人空有其心竟無其事矣小人雖欲狎之亦無是人無是事矣以孔子言之如魯之定哀豈非庸君弱主然事之盡禮告之盡誠是亦畏大人之事也推之出事公卿禮有等差敬畏之心未嘗忘也

見得聖人之言句句為我而設實實體之身心皆吾所

當決當戒凛然如聖人之耳提而面命如何不畏若將聖言看作閒言語如塵飯土羹相似便是侮也

照下節側重天命補出知字固是然此猶講章之見也須知道理本如此正使孔子不說出下節來亦當重天命亦當補知字朱子註非專為下節而作此語也試看好仁章見善章都補出知字亦豈白文所有耶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孔疏引論語天生知之者上也是欲明聖人稟性自天

之義故易其文古人引言多如此要之於本義無違失而已不拘文字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纔有疑便要去問人不是既疑了呆呆思量箇問却多了一箇思擔閣了問也九句皆當如此理會總之實做工夫的人自無此等支離膠滯之病

不是見得了又從別處想那義只就見得時的然識得此是當取的不當取的便是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好善惡不善不是意氣上事

周子云志伊學顔學顔正是求志切實工夫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景公顯名之主有興發等事當時豈無稱道之者只緣得國非義一生只是箇庸主面目民心不服小小感恩頌德莫不得稱聖賢便直斷之曰無德而稱蓋以為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此直道之存也如王巨君居攝

之年稱頌功德者前後數十萬人雖謂無一人稱之可也豈以數十萬人而遂謂之公論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道者天下之公理德者人心之同得既是道德決無私厚其子者其他術數之學則有私若以道德私與一人必所謂道者非道德者非德

使孔門無顏曾諸人而伯魚獨得之亦非所以為私猶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

詩禮二者古人於少時已學了但只是誦習未有深得
算不得學故伯魚以未也對退而學詩學禮功夫比前
又不同非至是始學也
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禮乎朱子以為易子而教聖人
亦然不然安有不知學否而須問者蓋古者家有塾黨
有庠伯魚雖為孔子子其授業之師必又自有人故孔
子問之伯魚於詩禮非是不曾誦習但自知功力淺不
敢謂有得故以未學對所以為受教之地

子曰性相近也章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所謂性相近者就人所常言之性而言如曰十室有忠信是謂性之美者本易得亦非上知之謂也若柴愚參魯古民有三疾之屬皆在美不美之間亦不曾言性惡也其他言惡事若不直不愿不信悾悾等則皆習使然不屬於性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昏庸之甚果於為惡必不肯向善所以為下愚不移若

其人有進善之志無不可轉惡而入於善者即非下愚也人何甘以下愚自待乎此夫子意也

果是上知未有不好學者未有不兢兢業業者堯舜之疇咨清問夫子之好古敏求終身無自滿足之心緣他透頂明徹所以如此若只是保守得這箇如黄叔度一流人猶未足當此也

韓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本於荀悅申鑒而世罕知之然三品者亦依傚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為是說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觀左氏所記不狃在吳告叔孫輒吳王語及率師故道險事則其心之所存與陽虎大異亦可見矣名而欲往不亦宜乎若謂聖人志存東周偶有感觸不問何人便慨然褰裳者殆失之矣

公山不狃身在吳師乃心宗國盡其忠謀可謂有君子之心矣其據費邑名夫子定與陽貨不同夫子曰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實為公山而發此言非泛然表其生

平志略而已

齊一變可至魯魯一變可至道此賢人所知亦今之學者所共信也至因公山以興東周之治則自子貢以下如子路輩蓋有不能知不能信者矣而況於今之學者乎故曰聖不可知之謂神性命事功一也

唯不能知不能信故謂夫子此言特明平生之志不干公山然則欲應召者又何為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隨時隨地隨人隨事皆以五者之心行之

請問之上無曰字是應聲而問古書中問答無曰字者大約是急詞

真能恭則必不侮未到不侮只是恭有未至教他專求諸己不是以效歆之

周禮注信任於友道者疏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

佛肸名章

細思公山佛肸之名子欲往正所謂君子可逝者非其心存至仁何以至是其卒不往者知其不足與有為也此則不待聖人能之

子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佛肸不狃名子欲往進言沮之者皆子路也此最見其忠於聖人處其他弟子若回賜心知夫子無可不可固無待於言下此若冉求輩或不能測夫子之意而已亦未見有所不安則亦無所置辭若懐情不盡冉求亦不為也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泥與論語涅而不緇之涅字音義同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門弟子雖後進末學豈有不肄業三百者而夫子云然正以詩自可興其讀之而不能興或稍有感發無滓然惡可已之勢則是學之之心未誠而功力不加也故夫子教之餘放此

多識名物只是緒餘若說做格物窮理工夫則非緒餘

矣要之格物窮理工夫有緩有急有淺有深此是指淺者緩者而言謂之格物窮理亦可

子謂伯魚章

孔子教伯魚以周南召南重在修身以齊家上家之難齊莫甚婦人正墻面而立者即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也疑伯魚方授室而聖人誨之如此

聖人之意是教伯魚以修身齊家之道正墻面而立猶大學所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齊家亦非泛泛說

重在閨門之內肅雍之化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則其要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兩云乎哉不是要人求之深遠正要人求之性情切近之地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鄉原德之賊也他自壞其德不待言了却更害了那德若道聽塗說則只是自棄其德

鄉原之忠信廉潔亦不是口頭説亦須有實事只是做得不誠做得不合道理若全無實事則人人知之不足以賊德矣觀馮道傳可見

古之狂也肆

嵇叔夜云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觀此言孰謂魏晉之世蕩閑佚撿有甚後代乎嵇阮之徒盖猶孔子所謂古之狂者與

惡紫之奪朱也

王制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疏引論語惡紫奪朱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義也

子曰予欲無言章

以孔子視前聖已覺言說之多故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識之實理惟心得者為有益也是不待言非不可言亦非不能言理無不可言者聖人亦無不能言者但此理必須言而顯則此發見昭著者又是何物得無留而不察耶予欲無言是要人不徒求

之言非以為有言反成障礙不若默默相對不立語言文字目擊而道已存也

予欲無言正為子貢一輩人可以語上者而發夫子罕言仁性與天道諸弟子多不得聞是其以無言為教也非是一切答問之教如所謂叩兩端而竭者皆禁絶之但寂嘿相對而已不然將謂虛抱此欲終不免嘵嘵耶

或謂道以多言而晦故欲無言不知聖人之言越多越好自與後儒不同只是求聖人之妙道精義專靠言語

却不濟事耳

若在聞性道後亦不用如此指點矣故註語云云或謂子貢已會無言本旨者非天何言節亦不是正言天道如性相近也亦不是正言性

四時行句包得川上一章之義百物生句包得鳶魚一節之義又須知逝者如斯亦是無物不有鳶飛魚躍亦是無時不然

孺悲欲見孔子章

辭以疾是古人之通詞不得謂之不誠有等人不欲見他不成直拒之云我不肯見你以疾為辭其人自當㑹意然又有真箇疾者孔子於孺悲正欲使知其非疾故取瑟而歌正見聖人之誠處

鑽燧改火

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是火之性以木而變也以一火傳無窮其性不為改譬人由高祖至於雲仍受氣同雖百世猶父子也

食旨不甘

食旨不甘不能食旨也非嘗試食之而覺其不甘之謂

子曰飽食終日章

吳祕曰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按中人以下難與微言聖人呼彼愚昧使之覺悟引喻畀小意乃愈切吳說得立言之旨矣

舉博奕以甚之猶大學言寧有盜臣

家語孔子對哀公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也是知不

有博奕者盖舉其至鄙賤者言之非特以其藝術小而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問君子亦有惡乎子貢意中有箇所惡在審知君子之心必然惡此等人不敢便向聖人面前説故以君子有惡為問夫子告之以君子所惡有此四種知子貢問意是欲以已之所惡相質正故問以發之與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同一氣象子貢承問乃言已所惡又有

此三種是謂此三種者當亦是君子所惡所以發師言未盡之旨不是見夫子說一種話自已又說一種話直似比强絜大一般葢學者之用心必求有當於聖人而後已從無背却聖人自立一種說話者故此章書相足而成乃其義則統於尊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尋常人家此等情事多有學者修身齊家於此最為切務何必指定宦官宮妾耶當與易事難說章一例看

近之必有狎暱之意所以致不孫遠之必是已甚之為所以致怨難處不干女子小人之故仍是自已正修工夫做不到

微子去之章

越絶書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按微子去殷孔子併稱仁此言痛殷道者得其旨矣曰忠信之至者即至誠惻怛之謂也

柳下惠為士師章

集註胡氏謂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辭而亡之案本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三黜不去不謂之降辱乎不肯枉道寧老父母之國所謂中倫中慮者也孔子斷之之辭何以加於此乎或者孔子述此不置一辭微示已志門人因而筆之容有之乎

齊人歸女樂章

鄒陽云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顏師古曰桓子故使定

公受女樂欲令去孔子也按魯未嘗逐孔子然孔子之去實以女樂故而季孫之受心已不樂孔子欲令去之是無異於逐也言此者欲甚魯之惡若孔子見幾而作豈待見逐然後乃去也

楚狂接輿章

接輿一歌極是愛惜聖人一片熱腸可念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孔穎達云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耰覆

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按冉耕字伯牛是必已有牛耕故名字相配但未詳牛耕起何時按周禮地官里宰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耦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絶人耦專用牛耦又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徐玄扈以為在春秋時錄以備考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各自隱去便是從非欲其舍夫子而從已耦耕於此地也

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論語之言謂人不可與鳥獸為羣淮南則

以鳥與獸各自為羣是又一意也

子路從而後章

子路率爾而問是為無禮於人所以被丈人呵責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也勤分協句當是鄉俗常言故丈人誦之以譏子路孰為夫子正是答其無禮之問不言見不見也子路自知已失拱立以謝不敢固問於是丈人亦改其倨傲而止之宿所謂敬人人亦敬之也此皆人世情理之常讀者不察謂此老人一見子路便知是

汲汲仕進之徒便有招隱之意者失其旨矣

君臣是天做的果於避世而不肯仕是無君臣之義也

莊周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有不奈何意便不是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此特為荷蓧丈人言之葢丈人以時無可為道不得行遂以避世為高故告之以君臣之義不可廢非謂君子之仕無志於行道徒欲存君臣之義而已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豈非以行道為已事乎

後漢書注引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孔子之言

逸民章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是後儒据所見而言當夫子時二人行迹未必都無紀述朱張雖不置一詞既列之逸民即見梗槩自非稔聞將無孟浪知不然矣膚末小生以朱張僅存氏名於諸人中為銷聲匿影之尤可謂弗思之甚

論斷逸民偶遺朱張亦不是獨優亦不是獨劣既系之

以逸民而列於諸子之中大略亦可想見有謂張真逸人雖聖人不得而名之者何其言之侮聖耶

論語稱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對衛輒言餓於首陽對齊景言俱指遜國一事獨不降辱二句似指叩馬諫伐恥食周粟而言而夫子稱歎之如此微意可見矣蓋綱常萬古不易夷齊於此有大功非其他清操介節比也聖人安得不極口稱歎

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是史公合傳之祖

逸民之有可有不可各行其是原非有害於義但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於義更精更熟覺得夷惠之徒未免執而不化耳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諸人去後必是另有一班伶工充其職然先輩皆云魯於是始無侑食之官矣魯復有聲工乎云云此正是文章妙處不得執此說以譏之蓋諸人既去雖有而謂之無可也所以重諸人也

故舊無大故二句

無大故不棄原未嘗過縱過縱便非忠厚

周有八士章

周有八士從太和元氣薫蒸醞釀得來如所謂麟趾為關雎之應非止一家之祥故曰周有

論語仲突仲忽之突吐活反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取義與忽近也

子張篇

子夏之言迫切子張之言恢張子游之言通率子貢之言警敏曾子之言敦篤門人集而錄之以為聖人之遺意存焉而諸子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可見矣

曾子之言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有子之言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意思何等謹重子張則曰其可已矣子夏曰吾必謂之學矣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抑揚之間畧有剽輕之失此非曾有之善為説辭蓋詞氣之間可以驗心學之疏密也

論語所記諸弟子之言皆學於聖人而有得其意皆本於聖人故書傳引弟子語直謂是孔子之言非悞也但諸弟子所得有淺深而語意抑揚不能無小得失要其源流皆自於聖人非自為說也

子夏之門人章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

則汎愛衆而親仁按邕謂二子各有聞乎夫子是也謂商寛師褊各從其行而矯之若進退由求之例未見其然

子夏曰雖小道章

農圃醫卜農如齊民要術之類醫如素問靈樞之類蔡邕云孔子以為致遠恐泥注以為當别有所見蓋不然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所守以理言若只閉目靜坐亦能收攝此心然不得為仁者空寂之心非仁也既博學又篤志既切問又近思如此做致知工夫此心俱打併在義理上所以仁在其中

求仁不比干祿是不好念頭然謂學問志思為求仁而做此工夫則無是事故亦是不求而自至

仁在其中從此正好做踐履力行工夫非謂此心照管不失便不須力行也纔有息便間斷矣

後漢書注博學而篤志云志記也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以志為記與多學而識相合加之篤固則又與默而識之者殆近之矣似此說經亦有可取者焉

章帝詔引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皆以為孔子之言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勞民本以為民諫君本以愛君而未信則有謂之厲謂之謗者勞之未必有利於民諫之未必有裨於君此可

惜也若勞民以濟其私諫主以市其直則是真厲真謗更不須向他說信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二言韓嬰以為孔子語也然則論語所記門弟子語蓋多本於其師乎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顏注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按此註已得大意而後來泥聖

人二字反或失其語脈何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列子言師之莊賢於丘也莊者習為儼若之容近信則猶未能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臣旨翼戴公家之臣政皆匡扶公室之政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范蔚宗引論語上失其道云云云夫不喜於得情則恕

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按范此言最為得之曾子言哀矜勿喜非直存此惻隱而無利濟之實也枉直之寄必盡其心彼明斷自喜者固知所傷必多

小宰以叙聽其情註情爭訟之辭論語如得其情正謂此獄訟之情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歐陽原功仰更齋記曰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人仰之於既更之後不改於未食之前譬諸君子能存其心

於衆人之正疑有其或違而去之亦暫焉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也愚因其説而推之明德者人心之所同具如日月之有明也惟私意繳繞日以滋月以長本體蔽翳不可復開矣有陽明用事之君子道心為主而人心退聽焉雖其幾微之間出入之際暫若晦蝕而天理流行終不令其斷而不續所謂日月之明其體固自若也以視小人之狥私滅理者不亦天淵矣哉子貢仰更之喻意蓋如此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儒林傳叙孔子究觀古今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云云孔子雖天縱聰哲心知古聖帝明王之道德亦必据篇籍而論定之五帝已前史書散亡故闕而不論也是知道統之顯晦存乎篇籍故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若但以此心此理而言如日炳然何墜地之有乎

譬之宫墻

禮記君為廬宮之注謂圍障之疏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爾雅大山宮小山按宮是圍繞之名論語譬之宮墻正謂墻爾今人解作内宮外墻義亦兩通或如疏言宮墻為得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丘陵由積土而成高卑亦不等皆不離乎地是學力可至之喻日月體麗乎天是不可以人力至之之喻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觀左傳所記則子貢之才識敏達可以應變而效用於國家者已見梗概矣武叔之賢之者以此也子禽門人之不知道者故亦為此說豈賢於子者非是薄仲尼謂不能過之也子貢推尊夫子有日月之喻子禽心疑非實故曰子為恭也

得邦家即是王天下夫子人臣直言天子事則疑於僭越故小言之顔淵問為邦亦是此例

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萬世鼎革之故盡於此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自古未有民窮而國不亂亡者而所以困窮之故則由於人主之一心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反覆丁寧垂為炯鑑也

何謂惠而不費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自應接聲請問不應泄泄然聽之而待夫子之自言也何謂惠而不費自應先問一條不應自圖簡便而彊夫子之費詞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節

家語孔子告冉有云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此即論語四惡之三而小異耳

子曰不知命節

不知命知字與知斯二者弗去之知正同盖真能不惑於利害斯乃為知命也或言窮究天下之理然後命可知者竊恐愈窮究愈不得為知也盖此知命乃大學誠意之屬非格致之屬也又見利必趍趍利果得利見害

必避避害果免害然其違逆天命也甚矣何以為君子乎非謂趨利得利避害免害亦是其人命之當然要之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雖得利雖無害要非天命之正也其苟趨利苟避害而竟無毫髮之益者其不知命與前人同而所遇有異非此之為命而彼之亦為命也呂氏春秋云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按呂所云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此正所謂知命可以為君子者也若但知死生一定雖趨避百方莫能更之以是為知命者非聖人之意也
郭璞欲為顏含著顏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此二君者可謂知命者也貧富貴賤吉凶禍福誰不知道有命只是信不及信不及便是不知命

此木軒四書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八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此木軒四書說卷八

舉人焦袁熹撰

孟子一

序說

孟子名小司馬原音平去二讀而唐人為詩皆作平音今人則絶不知有去音矣愚意孟子字子輿不見古書蓋漢人加之耳安知孟子名不取去音也此雖無關大

義亦學者所當知爾

孔頴達云孟子古之賢大夫謂之大夫者以其嘗為齊卿也唐人以賢大夫稱孟子今人不聞此矣

淮南子四時為馬陰陽為騶騶與輿俱叶古讀騶為郰也然則騶郰同音郰國之為鄒字異而音不別也

孟荀傳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用孫子田忌之徒諸侯東面朝齊見務富彊者非無近功小效是以諸侯皆甘心焉不知仁義不施流毒

生民迄於後嗣為暴强屠滅幾無孑遺向之述唐虞三代之德者所謂有時而不迂濶也

梁惠王汲冢書稱惠成王是兩字謚如公叔文子之例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若然魏瑩未嘗稱王也而孟子與瑩問答必呼王恐史記之言非實

擇焉不精謂荀也語焉不詳謂揚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固非初見梁王也然亦必是既相見與之偕遊沼上或如齊宣處孟子於雪宫王就見之因有沼上之立未可知也非是王自立於沼上孟子乃突如進前王因顧其禽鳥而問也如世俗之説不嫌於太褻慢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周禮疏引孟子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麻亦可為布也

葢唐時孟子文本有麻字註引此句又無麻字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禮記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孟子然而不王者此等是承上之詞與轉語異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周改芻靈為象人而周禮已有之周禮之書雖難盡信然惡知象人之制不出於周公也孔子言作俑無後特為深痛之辭以警戒不仁云爾必謂聖人無此等制作亦未然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周禮註釁廟之屬釁讀為㢘䟽云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㢘者飾治之義

後漢書註引孟子文孟子謂齊宣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按注家
删改本文取其文省而義顯此類非一而此段文字變
換生動極可喜故録之爾

劉峻廣絶交論折枝舐痔是用趙氏孟子註以折枝為
按摩也

刑于寡妻杜預云寡妻嫡妻盖王侯自稱寡人非夫人
不得稱寡謙稱不可僭也

鄭釋寡妻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世罕有也夫寡妻猶寡

兄據文王為辭爾妻曰寡有然則寡兄亦為寡有之義乎

孟子所謂惟士為能者謂真士也非指戰國捭闔一輩及原嘗門下食客之流此等不成為士何恒心之有乎又今世經生以士自居但窮困不能有所施展問其恒心喪者多矣故知恒產不特於民甚急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後漢楊賜傳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

為大按此與孟子文又自乖異益特欲甚言之爾然則方七十里孟子稱於傳有之亦同斯例豈足多怪乎魏明帝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産没官覺告者厚加賞賜是時禁地廣輪且千餘里羣鹿犯暴殘賊生苗處處為害夫齊宣以四十里為阱國中民以為大孟子譏之以視魏明則齊宣不啻小矣聖賢一言固將垂法戒於萬世豈特隨事納諫而已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章

從流下三節極言流連荒亡之害如此又決言先王必無此等之行勸戒之㫖深切明著則所謂惟君所行者與君請擇於斯二者語意固逈别矣

春秋初獻六羽初税畝此後遂為常故書初也於是始興發補不足非一行之而已或當終景公世遂成故事齊人以為美談故識其始於此乎

昔者公劉好貨

公劉公非公祖類當是從國人之稱耳孔傳以為公爵

未必然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孟子論用舍人才以至生人殺人重慎無所不至讀書至此須是更有個見處須知博訪精察自明主為之或在二三載間或在旬月之内歸於審慎無差而已非必遷延遲久而後謂之如不得已也不然事固有不可緩者得不為社稷之憂生民之禍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凡聽許之聽皆吐丁反禮記不得

謝注謝猶聽也其讀如此

天命天討兩事相對故因論用舍而及刑殺明其慎同非謂用人之際有大凶慝者須殺之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孟子以巨室比國家以大木比夫人抱仁義之大道至於工師不過求大木之人耳非以工師比夫人亦非以工師比求夫人之人也凡取喻之文不必盡有所託意不特此處為然

鄒與魯閧章

鄒師之敗有司死者若此之多豈有不亡一卒之理穆公言民莫之死謂不肯鼓勇救上以身死之至於敗績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小之事大亦是理勢必然所疑者或齊或楚之間耳孟子亦不教文公絶齊楚觀交鄰章尤可見矣

滕山東之國本合事齊而楚之蠶食中國無禮者必將

見滅故不能專意於齊也觀孟子以齊卿出弔於滕及文公為世子之楚則齊楚兩事可知所以商於孟子者徒以財力不贍上下困竭難以立國故欲擇一而事之以稍紓其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國以人為本古諸侯宗族人民數或盈萬或數千得地居之即成國矣若塞外部落然又百千年之國上下蓄聚亦多又壤地閒空者亦自不少苟人心不離散棄舊

別徙犨辟為生聚計數年之間可成都會如太王子孫雖不興王較勝其舊自是策之善者故孟子屢為滕君告之正使戰國事勢異於古先未必決無可行者若決無可行則無庸言之以亂人意也但人心未能固結恐散亡隨之不若死守之為愈

魯平公將出章

平公屏國庸主正使無臧倉之沮必不能用孟子使其道大行而孟子云然者聖賢之心不謂世主不足與言

仁義而吾道之必不可行也特以彼無善意則不容屈已以狥之耳孔子於公山氏之召已則曰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平公以樂正子之言來見孟子此善意也惡知其不可與有言有為哉孟子願學孔子於此見之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周亮工謂孔子誨其弟子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諸他人之前亦曰子可見世風之變吾謂孟子書是記人之辭不必當時親出其口然也且子之為稱有尊有卑如

言揚子墨子公輸子及章子等要不同於顏子曾子也

闕而勿論可矣世風之變非所云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節

賢於堯舜程子以事功當之然事功出於道德非道德

高厚何以教化無窮宰我立言之指葢以道德為本第

難言之耳

五峰云成一時之勛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須知

堯舜事業正中庸所謂悠遠博厚高明者豈止在唐虞

百年之間而已以孔子較之則又有久近之不同雖以一時言之亦可

孔子賢於堯舜世皆以孔子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經典垂法萬世為事業遠過古帝王不知删定六經是乃所謂水之瀾日月之明其所以為大本大原者蓋未可以智識測量而知此其為賢於堯舜盛於百王者門弟子雖能知之亦安可得而言之哉

堯舜可一時而二也孔子不可一時而二也所謂賢於

堯舜遠者即此可以觀之矣且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而已從是已後更數千歲六經四子書苟未澌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葢猶一剎不容有二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節

十人百人亦是類小賢小才亦是出類惟以聖人視凡民直是天淵懸絶然但言出類猶未見聖人之大異至於類之羣聚而為萃其中固亦多過然高出者而聖人乃愈拔起其上雖萬人之杰莫能與之差肩所謂諸峰

羅立如兒孫也萃愈多則枝愈竒此是舉一世而言之

舍己從人

註言己未善則舍之或疑舜大聖豈有不善不知一物之來一事之至耳目之聰明有限即心思之計慮亦窮凡吾所以處之苟未能協乎大中者即是己有未善舜所以為大者正以其毫無繫吝之私不旋踵而舍之也若果皆是善而又舍之以從人則所從者反為未善矣亦奚貴於能舍哉中庸曰不自用而取諸人其斯以為

舜乎葢巳未善而舍之乃所以為舜謂已無不善而無所可舍者不知舜者也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周禮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按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固字本此也

學焉而後臣之

不但學焉是尊其德樂其道臣之者亦正是尊樂葢所以得成大有為之功者在其君能委任之也不然則是

虛尊虛樂不過如晉平公之於亥唐而已

王之為都者

呂氏春秋靖郭君曰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按此則當時大邑令各立先王廟以時祠之因號之曰都孟子言為都者五人此其一証也

燕人畔

燕人畔自齊而言故書畔在燕則立君復國義也凡史傳中稱畔者亦多此例

他日王謂時子曰節

司馬温公引齊景待孔子及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二條曰此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故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温公之言其有旨哉浮淺小夫謂宣王視孟子猶仰祿之士以萬鍾驕之初無一毫慕敬之心而顔色聲音有不勝其䟫䟫者所見至為卑陋設齊王果是如此而遅遅其行至此始欲去則何以為泰山巖巖者哉或者之見傷

吾孟子多矣胡弗思之甚

齊王雖不能用孟子顧未嘗不知尊重其道聞其一旦欲去於情自是不能已故有中國授室之言此亦是王之善心非為是以餌孟子也但既不能行其道而徒欲以萬鍾養其弟子則不得不謂之利誘耳

隱几而臥

坐而言者代王致勤惓之意其說長故隱几而臥亦不欲聽孟子初與客為賓主禮豈是甫對此客便爾形神

嗒然君子敖惰而不辟隱几而臥固是有意絶之要之自處未嘗過於無禮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人言孟子似伊尹不知亦有似柳下惠處如尹士及蚳鼃章齊人譏孟子不能去與柳下在魯何異然正告以進退出處之義未嘗玩世不恭是則所謂君子不由而願學孔子者亦可見也

識其不可三句是反上文語尹士但淺之乎為丈夫耳

其心亦知孟子之賢決非干澤之輩但謂前此來齊是失於不擇君今既以君臣不合而去則惟有翻然高蹈無戀戀於此都邑耳其意猶魯人之謂柳下也干澤之云孟子更不自明正使尹士不能無疑猶不須辨況本不疑之也

使民盻盻然

韓非子以兎與虎盻然環其眼註云環轉其眼以作怒也孟子使民盻盻然亦謂圜視作怒也

學則三代共之

學則三代共之不過是三代皆名曰學耳非以獨重國學之故而不敢易其名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可謂鄉學獨輕乎

暴君汙吏

周禮注孟子暴君汙吏汙作姦字

若夫潤澤之

孟子志欲行助復先王不忍人之政要使上安下全臣

民皆得其所為久長之利所謂潤澤者調和適宜小有通變使先王之政必可行而已固非大段改換所存無幾而謂之潤澤者也正猶義以為質雖是禮行孫出而此義如人之骨幹自不可移

皆衣褐二句

許行所衣必褐食必取足於捆織蓋許行之令實然凡談說詩書甘衣美食無蔣藝在身而享人一絲一粟者皆擯而弗収也所謂唯無瑕者可以責人許子之意如

此以此亦傾動得人戰國時游人國者無所不有而此其最蚩鄙可笑者耳此等之人泱泱大國亦去不得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二句

許行並耕之説豈真欲世主翻然從之一無取於民哉雖愚妄之甚當不作是想也其所以為此者正謂古之人君其道乃如此區區井田之制什一之税何足以為仁政使文公復古之志嗒然頽然孟子之道不勞餘力而敗之此所以為奸民之尤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

由放勲命契之辭觀之知古聖之憂民如此其至非總承二節以此結之也

陳良楚産也節

陳良楚人而北學傳周孔之道孟子以為豪傑之士其推服之也至矣若非陳相兄弟悦許行而見孟子則良之氏名湮没不傳矣是知書傳所載千百之一二耳不得謂戰國之代孟氏而下遂無一真儒也相所得於其

師者淺故易爲許行所煽惑觀其津津於市價之不貳是特樸鄙愚陋之士爾猶勝搖弄唇吻以取世主之金玉錦繡而毒吾民者孟子稱經正則庶民興故不以相爲不屑教而以倍師之罪責之猶望其翻然知愧且悔而復於正

昔者孔子没七句

孔子喪畢門人散歸其鄉然有若之喪子游相悼公弔馬子游吳人悼公時猶居魯不徑歸也

終日而不獲一禽

南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曰旦來如皐空行可笑是知嬖奚此行志在多得禽以為至樂迄於終日曾無一禽之獲慙恥乃不可道實御者自行已意不施一術以致如此奚心故覺之宜其洩忿於反命之言也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後漢書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按孟子無此文疑孟

子有枉已不能正人之説故爲是言未知是否也

葛伯放而不祀

書序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傳云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按葛之不道至於刼奪黍肉是必一切不祀不當獨廢宗廟之祀也且廢祀至宗廟而極故傳言及非反輕之

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

言商人所以迎武王之師如此其不約而同者由武王

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誅之至公至仁為商人所深信耳非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無株連瓜蔓之慮故以而已矣言之也

獨如宋王何

宋自剔成已前未嘗稱王至偃立十一年始稱王及身亡滅則孟子所稱宋王者偃也偃有桀宋之號一薛居州之不能善王信矣

脅肩

後漢書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按此與孟子文大異豈别有所見耶將本其意而撰此語也脅肩范書作歙肩注云歙也

脅是虚業反今人讀若攝失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好辯章孟子自明其憂世覺民撥亂反正之心至為懇惻後世君子有能如此發心者方可承當他衣鉢文中子是也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謂虎豹熊羆之屬也而武王伐紂必驅而遠之者葢商紂時畜此類過多或至殘害人命且是初政故不用而遠之也要之此等雖出於聖人然畜養教擾終是可已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時諸簒立者既列於會即不復致討葢自天子微弱方伯之職不修諸侯皆私相黨有簒逆者則共奬成

之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務正其三綱使知不可犯犯者王法所不宥欲見諸行事而不能故筆削之以見志爾

能言距楊墨者節

能為距楊墨之言則必不畔仁義之教蔑君親之倫其為聖人之徒可無愧矣蓋因其有是實而許之非懸賞格以為招使人慕此美名競以舌鋒相助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於陵仲子字子終韓非譏其無益人國堅瓠類也此與威后意同孟子則以其辟兄離母故謂惡能廉孟子見其大也

盜跖

盜跖秦大盜也李奇註云爾莊周以為柳下惠之弟師古曰蓋寓言也按跖是秦盜秦魯相去遠又惠為展氏之李跖非其弟可知則師古云寓言者當得其情今人皆沿莊周之語於柳下無損然非事實也

公輸子之巧

古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是輸班二人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善不足以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見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連阡陌貧無立錐雖輕賦歛蠲逋負總不謂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則亦為徒善而已

既竭心思焉三句

聖人竭心思便是為行政而竭要事事處之得宜如大

學絜矩之道是也既竭心思自然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如周公仰思而得之則坐以待旦矣若不繼以政竭之何為安得謂不繼以政聖人之仁僅及身而止也無政即無以仁當時之天下不待後世也

聖人竭心思全是為仁天下而然要使萬物皆得其所自然繼之以政刻不容已周公之仰思繼日竭心思也坐以待旦急行政也若無此政即所謂堯舜不能平治天下者聖人自是決不如此曰既竭曰繼之是隨竭隨

繼不停滯之意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欲為君節

言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則當法堯法舜非謂欲為君欲為臣也正猶高帝紀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朱子文謂欲字宜在女字之下不知古書言語多似此意亦自明不須移易耳

人有恒言

人有恒言謂夫人之所常言若其人則貴賤賢愚是不一類矣非必芻蕘無識之人言之而謂之恒言也

涕出而女於吴

齊景公涕出女吴見中國微弱已甚按襄公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吴齊侯違禮而媵之中國之屈於吴久矣晉猶若是况齊乎晉嫁女齊且以異姓往媵况景公之女吴乎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淮南子士處卑隱一段約畧中庸孟子之文末言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所謂心專一者即思誠之謂也思固以專一為要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罪不容於死深痛恨之云爾善戰服上刑謂殺無赦也下兩次之棄流竄之以其非身自殺人故或以車裂等酷刑當上刑而次乃為誅殺孟子本意恐不如此

善戰者服上刑謂殺之也非謂於殺上加等如夷族磔

裂之事也正使施於此人不爲枉濫及連諸侯等亦自可殺要之孟子本意上刑者只是殺也

惟其爲君强戰毒民鋒刃故罪當上刑若大國恃强來侵戰固不可廢如廉頗李牧之輩豈得反以善戰爲罪也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淳于之問非問男女之禮其意了然可見孟子但據理答之與答周霄同也髠言天下溺而不援正猶迂儒守

禮見嫂之溺拱手坐視戲侮已甚故孟子詶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如何手援亦易而侮之也旣言天下方溺仁人豈不深憫其然胡為端拱坐視不從權一引手救之乎葢譏孟子雖高談仁義而未必有濟世利物之具姑托守正以藏拙爾非若弟子陳代輩勸使俛就猶出於實心者也故以手援天下詶之辯士結舌職此之由他日乃又有名實之論則其情盡見矣

曾子養曾晳節

曾子將徹請所與問有餘曰有是極微末無緊要事於此不忽則視無形聽無聲可概見矣曾子養志不止在此孟子以事親之道無大小皆不可忽故舉曾子曾元二事言之以為榜樣耳

樂之實一段

孝弟本出於性所謂良知良能是也人為氣質物欲所拘蔽則有勉強矯拂之勞無天機動盪之趣若能樂而生生不已則是本來故物無所間隔手足舞蹈無之非

是不自知其所以然正猶魚之得水洋洋而攸然逝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舜文行事亦各異而曰若合符節是孟子學至聖處有卓然獨見於心目之間者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正以道無古今之異果是聖人施為厝注必無絲毫差殊者不知者見為異知者自見為同故曰其揆一也揆者以吾心之理揆之不屬先後聖

如桓文之霸雖行事與聖人偶合自知道者觀之天地

懸隔雖欲假借推崇亦何可得朱子不許永康之學職此故也

韓詩外傳引孟子諸馮章以末二語為孔子之言或所見本有異耶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左氏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知去國之臣君不沒其田里者籍其所入以待還則併以予之不惟田里而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註云此亦有爲而言亦宇從前易其言章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注言未嘗不信果葢恐人以大人藉口流爲猖狂無忌憚則隄防壊矣故云爾然謂言行合義事事信果者亦未然也孔子明言硜硜小人孟子亦明言不必信果則是大人固有不信不果者矣所謂大信不約大行不細謹者惟其爲義所當然而彼必於信果者有所不能及

也若夫信果而合義者又不待言耳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此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聰明睿知如日月無所不照而於此顧有所不知是其心純一無偽凡人世逆億之私機變之巧一毫不得而與焉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孔子辭孺悲以疾取瑟而歌似不一出於誠不知聖人之心全是欲警覺其人又不

容徑拒必如此乃足以達吾之意於彼非純一無僞而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節

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即孟子詳説反説約之㫖揚子此言為朱子之學者宜有取乎爾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節

言無實不祥語意重在惡蔽賢之人耳豈是真無也必欲以他不祥事相較量者正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孔子言臧文仲三不仁以下展禽為首賢人用於國則人受其庇功效甚大今而蔽之其為不仁孰甚焉故孟子以為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故聲聞過情二句

以聲聞過情為深恥則必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矣非君子真有聲聞過情之事而後從而恥之也

舜明於庶物

注物事物也山川草木龍蛇鳥獸固皆物也然舜之所

明者謂所以處此山川草木龍蛇鳥獸者無不盡其理爾非謂詭狀殊形山經所志皆能洞悉而謂之明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旨酒纔覺其甘便疏絶之更無一毫遲留勉强之意聖人之心清明如水猛烈如火於此可見

立賢無方不必貴家舊族固是然既謂之無方則是不問其類非偏抑貴家舊族而不用也後世從立法防弊

起見乃有抑之以示公惟疏賤是用者雖曰彼善於此要非所謂立賢無方也

左傳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注云恐驚動按此注亦善有所驚動則傷必多矣

孟子言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與孔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者相似蓋聖人之心毫無罣𦊱雖欲不如是而不能此所以為聖人

兼三王施四事凡周官周禮一切致治之具皆舉之矣有謂井田封建等不在上四事之内者不知如執中視民望道不泄忘包括一切何謂不在四事内乎可謂不思之甚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魯詩說家父作節南山以諫桓王是東遷後詩也申萫據春秋所書為說王迹熄而詩亡謂正雅耳變雅未亡孔頴達云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

云春秋不言乘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按此說後人皆不承用錄之以俟博識者

史官掌記時事不止是幾句大綱如左氏傳所載皆列國史官之文皆得謂之春秋但左傳中有後人添入補湊之言不醇是當年史官之作若一概尊信則失之矣

予私淑諸人也

李氏以私淑為方言者蓋疑齊魯閒凡受業門人之門

者自稱私淑而他處則無此稱故亦謂之方言非若得之爲登之類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非游移兩可之謂取與死生其可否皆有定理惟察之不精或狥乎世俗則謂之皆可耳春秋戰國間人輕生赴死者甚衆至於湛七族燔妻子視若翦一爪去一毛然雖史傳之言不無失實而風概自是可見後世人多恇怯而儒生尤甚頗覺孟子傷勇

之言為不切於勸誡矣此所謂恕已以量人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八